

耐得住 蹲得下 沉得稳

——访词作家王晓岭

■本报记者 袁丽萍



王晓岭，一级编剧，词作家，1949年10月出生，1969年入伍。他创作有千余首歌曲，以及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沂蒙山》(合作)、舞剧《红楼梦》、大型声乐套曲《西柏坡组歌》、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主题歌《和平的薪火》等作品。曾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奖、中国音协金钟奖等奖项。他创作的《当兵的人》《当那一天来临》《强军战歌》《我们从古田再出发》等歌曲，在全军广为传唱。

记者：军旅歌曲是您的主要创作方向，像《当兵的人》《当那一天来临》《强军战歌》《我们从古田再出发》这些歌，在部队官兵中广为传唱，能给我们讲讲背后的故事吗？

王晓岭：刚才你提到的这四首歌曲在阅兵时被解放军军乐团演奏过。《当兵的人》是在1999年国庆阅兵、《当那一天来临》是在2009年国庆阅兵、《强军战歌》《我们从古田再出发》是在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和庆祝建军90周年沙场阅兵。

歌曲《当兵的人》原名叫《一样不一样》。1994年，我们正在编排大型歌舞《七彩沙盘》，总导演苏时进提出要有一首集中反映当代军人风貌的、有分量的压轴主题歌。因为标准高、要得急，我想起了之前不久创作的一首歌曲《一样不一样》。苏时进看了后对歌词比较认同，但对曲子的抒情性写法有争议，认为应当有大气磅礴的战斗性的进行曲风格，建议臧云飞在原曲基础上重新创作。臧云飞在合成器上边弹边唱，几乎是一挥而就，把导演组听得振奋不已。并且，臧云飞把歌名改成了《当兵的人》。事实证明，这一改动是点睛之笔，为歌曲找到了灵魂所在。

这首歌把队列歌曲和抒情歌曲结合起来，歌词以鼓舞士气、振奋军威为主，应该说开拓了军旅歌曲创作的一种风格。

记者：《当那一天来临》这首军歌，是2005年军队“战斗精神”系列歌曲征集评选活动中的最佳作品之一。这首歌是上级给的创作任务，还是您自己想写的？

王晓岭：这首歌不是上级直接给的任务。2002年我带着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创作组的同志们到部队采风，到了原27集团军的“猛虎连”。这个连队正准备进行海训。海训之前，他们在俱乐部里举行誓师大会，全连所有官兵都在连旗上签字。我们也要求成为“猛虎连”的荣誉士兵，我和作曲家王路明等人也把名字签了，很受现场气氛的感染。当时，为迎接全军汇演，我们正准备一台大型晚会，需要创作一批符合当代精神的军旅歌曲。同时，全军还在征集反映战斗精神的队列歌曲。写歌的时候，我就回想起当时在“猛虎连”誓师大会的场景，歌词就是反映当时的场景，比如那句“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

记者：《强军战歌》是新时代军营的“流行歌”，官兵人人会唱，无论在演兵场、驻地军营，还是在文艺演出、赛歌会上，总能听到这首激昂提气的歌曲。这首歌是如何创作的？



1987年，王晓岭(左一)在边境作战前线与战士们座谈。 王晓岭提供



王晓岭近照。

王晨光摄

王晓岭：2013年3月，上级宣传部门找到我和作曲家印青，希望我们在最短时间内写出一首教育引导广大官兵牢记强军目标、坚定强军信念、献身强军实践的歌曲，要在全军推广传唱。我们接到这个任务，既感到压力，更感到光荣。我和印青反复研究商量，觉得歌词肯定要突出“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这三句话。第二个考虑是，歌词要短小精悍、富有号召性，曲调要铿锵有力、朗朗上口，便于战士演唱。一周后，歌词创作好了，主歌强调召唤，副歌强调将士的誓言，最后形成8句话。初稿歌词是《强军之歌》，宣传部门的一位同志建议把“之”字改为“战”字。这个改得很好，一下子提了神。歌词创作完毕后，我交给印青谱曲。印青的作曲特别符合我对这首歌曲调的想象，非常简练，音域就6度。歌曲完成后，我和印青先到北京卫戍区一个连队教战士们学唱，再把歌曲拿给军队专业合唱团演唱。随后歌曲在《解放军报》发表，也被正式录成光盘下发到部队，很快在部队掀起学唱热潮。

记者：大型情景声乐套曲《西柏坡组歌——人间正道是沧桑》，自2014年7月1日首演以来，在军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好评，被称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生动教材和《长征组歌》姊妹篇。这部作品为什么能够成功？

王晓岭：任何成功的创作都要有先见之明，要有预判。军队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有敏感性，要正确把握时代的大势、了解人民群众真正的心声。创作反映西柏坡革命历史音乐作品的想法，我们在2012年夏天就有了。正在酝酿的时候，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开了。习主席强调“党面临

的赶考远未结束”，这就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挖掘弘扬西柏坡精神的重大现实意义。这部作品也是不断深入生活的成果。在持续3年的创作里，我们先后20多次深入西柏坡和太行山区体验生活，每次都有新的收获。这部作品凝聚着大家的集体智慧。在修改过程中，词曲作者互相提意见，经常讨论到深夜，也会争得面红耳赤。一句歌词，词作者可以写出十几稿；一个段落，曲作者会谱出四五首曲子，让大家选择哪个效果好。这部剧我们创作了1年时间，又边排练边修改了1年时间。第3年参加全军汇演拿了一等奖，回来继续改、再录音。所以说，好的作品都是不断打磨出来的，创作过程肯定是精益求精的过程。

记者：这部作品细节生动感人，发报机、红线绳等都在唱段中重现。尤其是《天下乡亲》这首歌，歌词里老区人民生活的细节很打动人。这些细节是如何提炼的？深入生活是如何具体影响歌词创作的？

王晓岭：歌词中的很多细节，都是当年生活的具体再现，我们只是如实写来，就非常生动传神。比如《地图上的红线绳》，是真实的故事。那时作战地图没有红蓝铅笔，老乡们听说后送来了红线绳，用缝衣针钉在地图上，变成了红箭头，就是“针头线脑管大用，一草一木皆神兵”。

《天下乡亲》这首歌，开始写了5稿，都不成功。记得那是我们第6次去西柏坡，听说山上有当年白求恩为八路军战士做手术的医疗所，就驱车前往。下山时走了另一条小路，路过一个小村庄。没想到，这个小山村就是走出“平山团”子弟兵的地方。“平山团”当年受聂荣臻

司令员嘉奖，被称为“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我们进村一看，乡亲们生活很清苦，住的房子是那种非常破旧的老屋，有的房顶上还长了茅草。他们看见我们很高兴，说就像当年子弟兵回来一样，要留我们吃饭，依然那么淳朴善良。我深受触动，歌词也有了灵感：“风也牵挂你，雨也惦记你，住过的小山村，我是否对得起？你那百年的老屋，有没有挂新泥？你吃过的粗茶饭，有没有碾成细米？”我觉得应该把这些真实的东西写进歌里。真实的情感，真实的思想，最能打动人。

记者：您觉得一首军歌需要有什么样的特质，才能经久流传？对年轻的军旅歌曲创作者来说，要做好哪些工作？

王晓岭：从音乐上讲，一首好的军歌要实现艺术性与通俗性的统一。从歌词内容上讲，它得是真实地反映战士心声，不是从概念出发。再就是要跟上时代、反映时代。军歌创作如何适应军队结构力量的变化，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无论怎么变，人的因素和情感温度在歌曲中始终是第一位的，勇气和精神永远是军歌的灵魂。我觉得，一首军歌的真正唱响应该是在整个社会，真正好的军旅歌曲是与社会有共鸣点的，走出军营的。当然一首歌的流传是有很大的偶然性的，这个要看契机。

创作的路有千万条，深入生活是第一条。以前我们老一代艺术家到部队，都是自己背着背包、带着粮票，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只有真正把自己跟大家融合在一起，基层官兵才可能把真实想法告诉你，你才能创作出大家真正喜欢的作品。战士们质朴的语言是最接地气、更能打动人心的。所以，要想文艺作品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创作者就要耐得住、蹲得下、沉得稳，不能急功近利。年轻的创作者应该多学习民族音乐语言。中国是民歌的海洋，成功的歌曲里一定是有民歌影子的。当年我们拿着录音机去录民歌，现在你只要网上搜索就可以听到了。全国的民歌浩如烟海，如果你能都听一遍，自然很多东西就会了。

(李 建、卫 枫整理)

采访手记

思考者

■袁丽萍

诗人布莱希特曾说，思考是人类最大的乐趣。

几十年来，王晓岭一直是个乐于思考的人。在他身上，我充分感受到思考这座桥的力量——它让我们得以通向新知识。

采访中，他将这些年对军歌、对军旅音乐、对军队文艺的思考，一股脑地掏了出来。

《强军战歌》《当那一天来临》《天下乡亲》……他说，歌词要写到战士心里去，主旋律主题，也要讲求艺术水准。

尽管创作了众多经典歌曲，王晓岭对此却并不满足。他的母亲，是写出一天不摸枪，手里就发痒。一枪没瞄好，睡觉也不香的著名词作家刘薇。他说，对当代军人的深厚情感和洞察入微，他远不及母亲。

新时代的军旅文艺道路上，需要这样的思考者，期待未来涌现更多这样的思考者。

合，形式生动，触动人心。《心中的英雄我的爱人》生动刻画月光下等待归人丈夫归来的军嫂形象；《信念永恒》带领官兵跨越时空，重温那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史，感悟“信仰如磐”的真谛；《肉搏》向官兵诠释何为“敢打必胜”的胜战基因……

几十年来，该部代代官兵在一个个重大任务和一次次使命出征中，逐渐锤炼形成“忠于使命、敢飞敢闯、严格严谨”的宝贵精神。朗诵《昆仑雄鹰礼赞》配合舞台大屏幕播放的视频，将官兵矢志打赢、砥砺前行的风貌铺陈开来；昆仑天险敢闯无畏，科研试飞舍生忘死，国际舞台展示担当……

“雄鹰在起飞，飞向祖国需要的地方……”活动结束后，官兵组建的“天路乐队”带来原创军旅歌曲《昆仑雄鹰在起飞》，旋律铿锵有力，让人心生豪情，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

强军文化观察

“我们一路高歌，向前，向前！”

前不久，武警安徽总队基层文艺汇演优秀节目展演在该总队队歌大合唱中画上圆满句号。但晚会导演、该总队新闻文化工作站干事翟伟，悬着的心并未随着大幕而落下——这场由多数“白纸一张”的战士们撑起的晚会，能否获得观众认可？试行了半年多的“以演代训，以训促演”培养模式，能否成功传承基层文艺工作的薪火？

事实上，从晚会开始到结束，互联网同步直播的评论区一直很热闹，各方观众的赞许纷至沓来。该总队政治工作部主任王冲感到，这次演出让基层文艺轻骑兵的“模样”变得愈发清晰。

翟伟清楚地记得，去年9月那场颁奖晚会结束时，舞台上很多演员的眼中都噙着泪水。

去年初，该总队按照新编队体制运行，那场晚会成为原政治部业余文艺队不少文艺骨干的告别演出。翟伟说，彼时自己也曾动过离开的念头，但他曾作为武警部队野战文艺小分队一员参加巡演，基层官兵眼中对军营文艺的期盼让他一直难以忘怀。

用文学艺术作品教育官兵、活跃基层业余文化生活，是我军从红军时期就保持下来的传统。翟伟始终相信，这些有笑有泪的节目，具有不一般的力量。

“强军事业离不开强军文化的支撑。”王冲说。但是，面对人才流失、编制受限、场地移交等诸多困难，下一步基层文艺的路怎么走，他也一度感到很头疼。部队的确是文化生活生活的地方，但不是什么节目都能看、什么人都能演。没有在部队摸爬滚打的经验做支撑，演出的节目便无法与官兵产生共鸣。

文艺的灵感从基层中来，文化的滋养才能到官兵中去。该总队党委一班人对此深有共识，文艺工作不是中心，却需时刻配合中心，永远不能游离中心。新时代的军营文艺不仅要为了基层，更要紧紧依靠基层。他们盘活基层文艺创作力量，打造出“总队新闻文化工作站为牵引、集训队学员为骨干、基层‘一队一品’创演官兵为基础”的金字塔架构。

今年3月20日，作为这一架构中的中坚力量，总队文艺骨干集训队正式开班。

看着集训队队员花名册，作为队长的翟伟一夜未眠——除了原业余文艺队的几名战士有一定基础外，其他学员几乎都是“白纸”一张。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如何让学员们迅速成长为当务之急，也是一大难题。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这既是集训队教练员张剑的一则信条，也是他在指导学员们练习“站肩”时的一句话。作为一名已确定自主择业业的干部，他主动请缨参加集训，就是因为还放不下仍在心里回响的嘹亮军歌。

站肩，是音乐快板《品牌文化树新风》里的一个动作。张剑说，大部分学员没有舞台基础，站在空旷的台面上就紧张，更何况没有任何依托地站在战友肩膀上，很多人都会重心不稳摔下来。

来自合肥支队的学员潘树衡，已经记不清自己摔了多少次，身上有多少块淤青。他只记得，当这一动作练成的时候，自己就像是一座山。

来自合肥支队执勤四中队的女兵刘晓乐，从来没接触过快板。“不会打咱就练，一千次一万次地练”，刘晓乐说，“练得多了，手上自然会磨出泡，但过两天就好了”。

来自淮北支队的老兵余庆天，也觉得自己的腰“过两天就好了”，但这一过就过到了总队医院的病床上。集训期间，他时常觉得腰上不太得劲儿，但作为老兵，余庆天从来没吱声。没想到，演出当天“劲使大了”，他演完最后一个节目就一屁股坐在地上。

临近演出的前几天，集训队常会通宵排练到凌晨，练功房里便会弥漫着泡

有兵味才能抓兵心

■康智星 蔡啸天

面、功能饮料和汗水的气息。集训队副队长常飞龙说，偶尔抬眼看一看窗外凌晨4点的天空，觉得是种莫大的“馈赠”——只有为梦想努力付出的人，才能看到那颗迷人的星辰。

“现在‘魔鬼周’正在练翻轮胎，你演的《脱胎换骨》真带劲！”

让演员们感到最高兴的是，战友们在他们的节目中获得了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

《战士昨夜出发》《当兵的味道》《给青春理个短头发》……由于语言类节目对演员功底和创作周期要求都很高，因此这场晚会大多数节目都是以舞蹈或表演节目的形式出现。翟伟坦言，没想过这些节目能引起如此高的共鸣。

节目编导之一的常飞龙说，节目的很多细节都是战士们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出来的。淮北支队淮北中队指导员李建军，通过视频会议系统看完晚会后说，演出很接地气，有欢笑有泪水，有情感有生活。

“很接地气，是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地气。”集训队学员们这样说。只有零距离，才能心贴心；只有在台下当好一个兵，才能在台上演好一个兵。集训期间，学员们严格落实一日生活制度，军容风纪严整，管理正规有序。在基层巡演期间，学员们背着行囊住进班排。从搬运设备装台到演完打扫场地，他们坚持“来是什么样，走是什么样”，只送欢笑，不添麻烦。

今年7月，合肥支队执勤二十中队下士郑辉煌，在参加预提指挥士官集训期间，现场观看了文艺骨干集训队送来的慰问演出，表演所传达的顽强拼搏的精神让他感到“为之一振”。

“基层文艺工作的教育功效不是以‘师’而是以‘友’的面貌呈现的。”王冲认为，兵的味道兵知道，有兵味才能抓兵心，才能让官兵在潜移默化中真正受到熏陶、提振军心士气。

下图为舞蹈《脱胎换骨》。

曹 浏摄



第4686期

春风化雨抵心田

■孙 杨

基层文化景观

近日，中部战区空军某部携手驻地“红色朗读者”团队，开展主题诵读活动，让官兵聆听、感悟革命先辈的初心故事，起到直抵人心、春风化雨的教育效果。

“我为国牺牲，死一百次也不推辞……”朗诵《与妻书》，淋漓尽致展现革命烈士林觉民对祖国深沉的爱，

情真意切，令人荡气回肠，感染着现场官兵；“夜长天色怎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朗读者哽咽动情地朗诵《杨开慧家书》，让大家感受到杨开慧的细腻坚强；“你走上天安门城楼，是为了高呼人民万岁……”“红色朗读者”们朗诵的《人民万岁》，掷地有声，穿透心灵。

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有深度和力度，也要有温度和质感。此次主题诵读活动，将思想政治教育与朗诵艺术相结